

唐山市文化志资料汇编

第十一辑

WENYI

唐山市文化局文化志办公室

唐山市文化志资料汇编



唐山市文化局文化志办公室

1993、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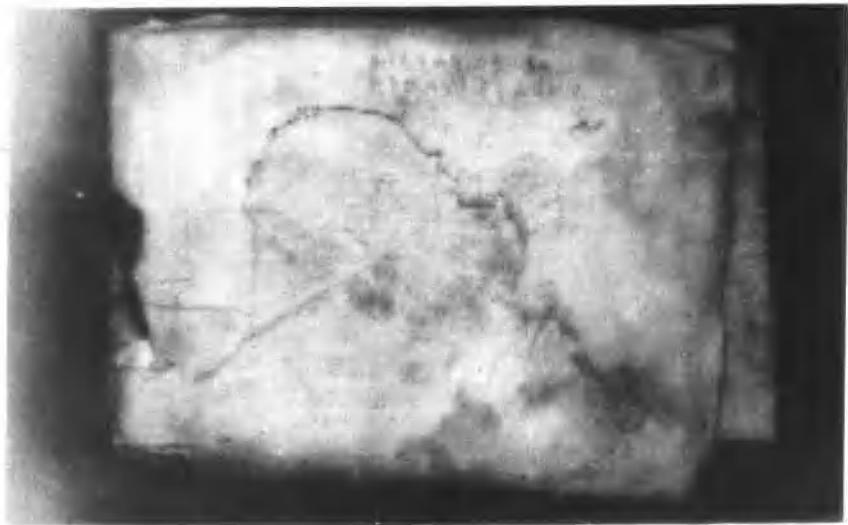
前　　言

几年来，根据中央文化部和河北省文化厅有关指示精神，我们对冀东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文化史料进行过征集和整理工作，并陆续编辑出版了一批资料汇编。

本辑是资料汇编的最后一集，凡我们近年来征集到的革命文化史料和有关的历史资料，未能编入以前各专辑者，全部收入此辑。因此，这一辑的内容较为广泛，时间跨度也较大，可以从更多方面反映冀东文化的历史面貌。

唐山市文化局文化志办公室

1993. 8. 31



郭铁民同志裱了又裱珍藏 48 年的一本歌集
(冀东军区文工团编印)



王维汉同志戎马倥偬,南征北战几十年保存至今的
一本歌集(冀热辽军区第十五军分区长城剧社辑印)

《唐山市文化志·编辑部

主 编：李国昌

副主编：马建国 王佑民

**编 委：马建国 长 正 王佑民 白涤非
孙 泰 汤 咸 李国昌 李介任
尚梦侨 唐宝良 阎瑞赓 景 新**

(以姓氏笔划为序)

目 录

文 化 史 料

- 胜利剧社诞生前后 孙式礼、王 忠 (8)
- 京津唐三角地带的三〇八部队
- 忆冀东第十八军分区宣传队 岳 仓等 (18)
- 战斗在滦东的文艺兵
- 忆十二军分区文工队 张伯安等 (22)
- 冀东十八军分区战友剧社的建立与发展 李连贺 (35)
- 我的有关回忆 怡 明 (36)
- 冀东军区文工团辽西工作队、十二军分区文工队情况回忆 董大民 (45)
- 冀东解放区对评剧艺术发展的贡献
- 王永平、杨希程、郑义忠 (51)
- 抗战时期的路南评剧宣传队 乐亭县文教局文化股 (69)
- 冀东区革命报刊及国统区(含日伪时期)进步报刊史料
- 马建国 (60)
- 路南文工团的演出 朱 燕 (97)
- 路南的农村文艺活动 (98)
- 打开天幕
- 战地戏剧工作通讯 黄 河、管 樊 (99)
- 冀东区党委宣传部关于开展春节文艺活动的通知(1948)
- (100)
- 寄给冀东文艺阵线的同志们 陈大远 (102)

建国学院文工团的方向	张 达(104)
介绍建国学院文工团	袁 渤(106)
两个月来的建国学院文工团	吴 岚、白 岩(109)
冀东影戏在文代大会上	陈大远(110)
相识半面的唐山	非 (112)
介绍《让战魔发抖吧》	潮 清(113)
工人文艺活动新收获	陈大远(115)
加强戏曲的政治内容与正确地创造舞台形象	
——唐山市首届戏曲观摩演出观后	
·····	王学民、潮 清、郎 棣(119)
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，加强唐山市的戏曲改革工作	
(座谈会记要)	(123)
艰辛的历程	
——《唐山文艺》编辑部回顾	长 正(131)
人物特写	
雷烨同志壮烈殉国(报道)	(143)
雷烨同志传略	(143)
滦河曲——雷烨遗作	(144)
悼雷烨同志	李楚离(145)
悼雷烨同志	舒 予(146)
恸雷烨	肖 斯(149)
能文能武 英勇壮烈	
——忆模范宣传队员晓峰同志	王健宇等(152)
顾宁、吕光、陈大远诗词一组	(154)
香自苦寒来——忆李左之同志	长 正(160)
盲艺人高金贵	李左之(168)
作品选登	
抗日战争时期冀东革命歌曲选	(173)

附：关于整理抗日流行歌曲的说明	王维汉(180)
王维汉同志搜集到的抗日时期冀东流行的革命歌曲目录	
.....	(182)
解放战争时期冀东革命歌曲选	(184)
建国初冀东创作歌曲选	(192)
送公粮（小型快板秧歌剧）大民、效群、捷民、田凤编剧， 朱燕制曲	(201)
取款购物（秧歌剧）潮清作剧，林倩、张尼、肖寒作曲	(210)
庆功拜年（快板秧歌剧）	陈 非(219)
出担架（快板剧）	肖 军(228)
文化志资料汇编结束语	(236)

文化史料

胜利剧社诞生前后

——记冀东十三团宣传队①

孙式礼 王 忠

十三团宣传队创建于1944年8月，是冀东西部地区第一支文艺队伍。初建时队伍很小，只有二十人，多是一些才从学校出来的初中一二年级学生，文化水平不高，更谈不上什么文艺素质。但是，就是这样一支幼小的文艺队伍，在党的关怀领导下，在抗日战争最后的一年时间里，凭着坚强的革命意志和高昂的工作热情，开创了冀东西部地区的文艺工作，立下了筚路蓝缕功。日本投降后，一九四五年十月初来到热河承德，会合从延安到东北的一大批文艺干部，扩建为热河军区胜利剧社。后来，这支队伍在三年解放战争期间，曾发展成为冀察热辽地区一支主要的文艺力量。

一、建队——随“尖兵剧社”学习

十三团首长早就计划建立一支文艺队伍，做为武装斗争的辅助力量。但是由于十三团地处冀东西部地区，贴近北京城下活动，战斗频繁，斗争残酷，一支没有战斗力量而又行动较为累赘的文艺队伍难得保全，加之，一时还难于物色一批合适的人员，于是仅在团政治处下设立一个宣传小组，由童峰，傅志如，毕登仕，郝万明四同志组成。做些一般性宣传工作，如写标语，召集群众会等。

1943年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，法西斯灭亡已成定局。我冀东抗日斗争形势也发生了转机：日寇已无力再继

续向抗日根据地疯狂进攻，而我抗日军民则不断主动进攻敌人，老区得到巩固，新区不断扩大。大好抗日形势鼓舞了解放区军民。1944年春，许多新区学生投笔从戎进入抗日行列，这时陆续有“四五十名学生来到十三团，团政治处为了培训这批人员，专门建立了一个军政教导队。由政治处贾年生等同志讲授《社会发展史》，《时事政策讲座》等。学生随部队活动。生活完全军事化。原来宣传小组的傅志如、童峰也到教导队学习。八月间教导队结业时，团政治处从中选了王忠，马余，张蕃，王海，王志成，李兆增，李维林，陈伯，傅志如，童峰十个同志，年龄大都在十五六岁或十六七岁之间，及原宣传组的同志正式组建了十三团宣传队。接着又把文书陈平、郑舟，才入伍的学生段文俊，惠景山，李铁铮充实宣传队、任命团直属队支部书记王群英，文化教员孙式礼为宣传队正副队长，徐上士（名字忘记了）负责管理生活。这就是宣传队的由来和最初的班底。

王群英是一位抗战初期的老同志，曾任过十三团供给处长，在艰苦的岁月中，保障了部队服装药品等供应，为革命做出过贡献。他为人心胸开阔，性格爽朗，好说好笑，从来不曾面现戚容。几年出入枪林弹雨中没有负过伤。常以“枪漏”自称。他爱好文艺，一把口琴随身带，休息时就吹奏起来，还常给《连队生活》报写点通讯报导。宣传队成立时，他毛遂自荐来当这个孩子头——队长，像老大哥一样爱护这群小弟弟，不幸后来在大官庄战斗中牺牲了，至今令人缅怀不已。

这个儿童团式的宣传队没有一个人受过文艺教育，也没有一个人有从事文艺工作的经验。一群文化水平不高的文艺门外汉又能做些什么文艺宣传呢？基本还是原宣传组的扩大，也只能做些一般性宣传工作而已。正在这时，冀东军分区“尖兵剧社”来到西部地区演出，这真是雪里送炭，绝好的学习机会。于是团政治处主任王文同志便决定宣传队随分区尖兵剧社活动，请剧社代为

培训。

剧社领导黄天社长、郭东俊指导员把培训宣传队当做一项重要任务，其它同志对宣传队也是爱护关怀备至。只要有所问和所求，他们总是细心地解答，耐心地帮助解决。

由于处在战时环境，再加上剧社不可能在十三团久留，培训也就不可能是正规的系统的讲课，只能是在实践中学习，即做什么就学什么，学什么就做什么。当时“尖兵剧社”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宣传队进行了培训。（一）由郭东俊同志给宣传队排一个小话剧《糖》，结合排练讲解一些戏剧常识，以后廉占元同志又排了一个话剧《李大疤瘌》，这是戏剧培训，（二）由纪良同志教音乐，结合教唱几支歌曲，讲解乐理、识谱、打拍、发声等，还教如何吹口琴，这是音乐方面的学习，（三）由苏志远同志给宣传队排一个小舞蹈——《霸王鞭》，顺便讲一点舞蹈基本知识，这是舞蹈方面学习。此外，刘大为同志还教了如何写美术字。耿介同志做了两支笛子送给宣传队，并教宣传队一些同志吹笛子，演奏器乐。剧社演出时，宣传队同志则和他们一起搭台子，搞布景参加后台工作，从中学习如何制景、挂幕布、做油彩、化妆、点汽灯等。这就是宣传队最初所受到的文艺启蒙教育。虽然简略，却很实际，现在虽已时隔40多年，当年宣传队的一些同志还清楚地记得老师们的谆谆教导。

10月的一天宣传队举行首场演出。这是一次毕业考试性的演出，队员们的情绪既兴奋而又紧张。生怕在台上出了纰漏，演砸了锅，本来台词已背得滚瓜烂熟了，还怕上场后忘了台词。一边化妆一边还在默念台词。当时宣传队没有幕布，是用芦席围成的一个舞台，化妆油彩是用猪油调合各色颜料制成的，服装道具都是从老乡家借来的。准备上演四个节目。①大合唱《八路军进行曲》等四支歌子，②小舞蹈《霸王鞭》，③话剧《糖》，④话剧《李大疤瘌》。初冬的晴空，蓝得像大海，轻柔明媚的下午阳光

撤在这简易舞台上，宁静和谐。战士们早已坐在台下了，各连队互相拉唱歌，首长们都来了，无一缺席，千百双期待的眼光，目不转睛地望着舞台，等候自己宣传队的演出。团长舒行、政委李子光二位首长心情更是殷切，竟拉一条板凳坐到舞台上来；这个行动实在不符合演出规矩，从古至今也没见过观众与演员同台的。然而在当时却谁也没有从这方面想。倒是觉得这是首长对我们这支革命文艺幼苗的厚爱、关怀、赞许和期待，好像旧戏的科班学生初次上台，老师在给监场一般。演出开始后，不断听到战士们一阵阵鼓掌声和一阵阵欢呼声。两位坐在台上的首长则有时爽朗地放声大笑，有时会心的点头，也有时小声的议论，好像在说：“这些小家伙干得还不错呀！”这一切都给宣传队以极大的鼓舞。

由于首演成功，团首长决定装备宣传队。派人从北京买来幕布、乐器和汽灯等物。这次演出是宣传队向着文艺工作方向迈出的第一步。是一个十分值得纪念的日子。

二、反扫荡——经受战火磨炼

在战争的岁月里，没有经受过战火的磨炼，还很难说就是坚强的革命者了。宣传队的多数同志才进入革命队伍几个月，恰恰还没有上过这一课。当然也没参加过战斗。不过那些战斗都是我军主动进攻敌人，宣传队只是做些组织民工抬担架等事宜。并没有荷枪实弹与冲锋，更没有遭遇过敌人袭击，战争是什么味道还只是一般的感受。这一考验，到一九四四年底终于来到了。

1944年，十三团主力和地方部队多次进攻敌人，打了许多胜仗，并曾一度攻入平谷县城，解放区扩展到潮白河以西，建立了三（三河）通（通县）顺（义）和三通香（河）两个联合县，把红旗直插到北京朝阳门外。日本鬼子急得暴跳如雷。秋收过后，青纱帐消失了，日寇便开始了他们所谓的冬季扫荡，企图消灭我

军，侵占解放区。

11月底，有情报说敌人正在谋划一个大的围剿计划，寻机与十三团主力作战，团长决定：战斗部队以连为单位活动，相机狙击敌人，团直机关非战斗人员分散到各连队工作；宣传队受命离开部队，独立活动，隐蔽保全。

一个月黑的夜晚，天空布满了乌云，一个星星也看不见。由二十个青少年组成的一支小队伍悄悄地离开平谷县的一个村庄，朝向30里外的盘山进发，准备到那里去隐蔽。

盘山在蓟县境内，西距北京一百八十里，南距县城二十五里，相传古时齐人田盘隐居此山，故名盘山。峰高入云，形势险峻，到处有圆形巨石隆起，远望像熊卧虎踞，姿态万千，山上有清泉绕石流下，淙淙有声。上盘寒冷，多苍松翠柏，中下盘温暖，宜梨枣杏柿生长，有数十座寺庙散落其间，每当夕阳西照时，青岚映红霞，真是一幅美丽的天然图画。清代皇帝每年从马兰峪谒陵回来，常进山观景。抗战期间，这里成了十三团的后勤根据地，卫生队和被服厂就常住山中。日寇实行三光政策，多次进山焚掠，大部庙宇和林木都被烧毁，美丽的图画残破了。

王群英同志是蓟县人，在盘山工作多年，对这里的山水庙宇都很熟悉，可以说了若指掌，他带领大家在蜿蜒崎岖的小路上摸索前进。夜静得很，一点声音也没有，只有偶尔惊起林中栖鸟扑啦一声飞去。初次单独活动，而且是躲避敌情，心情有点紧张，也有点惊奇。午夜后，来到一座破庙前，王群英望了一下说：“这是天成寺，咱们就在这里宿营吧！”

天成寺历史悠久，始建于唐代，清乾隆八年重修，寺门和大殿匾额都是乾隆皇帝手书的。庙场很大，宏伟壮丽，而今却是一片颓垣残壁，连一间完整的房子也没有了。

所谓宿营就是找一块较平坦的地方睡下。冬夜露宿还是生平第一次，倒也新鲜，所以还有人说笑话：“我们睡的是大房间，

铺地盖天，枕石。”疲倦催人合上了眼，但没过一会寒气又把人冻醒了，左侧着地未过两分钟，冰得不行，调个面，换右侧着地，没过两分钟，仍然冰得不行，再换左侧着地，就这样辗转反侧一夜，谁也不曾入睡。

好不容易挨到天明，太阳从东山头上升起。庙场看得很清楚了，墙壁上密密麻麻的满是题诗，当年大概游人很多。而且不乏骚人墨客，那些诗，现在都忘了。还记得一首歪诗怪有意思的，“满墙放狗屁，屁崩墙不倒，那面也有屁，把墙顶住了。”有人提议：我们夜游天成寺，也该题诗留念。于是有人用石块在墙上写道：“夜来天成寺，把人冻坏了，敌人要扫荡，叫他找不着。”不像诗，倒写出了我们当时的情景：艰苦中仍饱含着乐观情绪。

这时都是又冷、又饿、又累、又困。侧耳听听，山下没有任何动静。只见缕缕炊烟从山下村中升起，大概没事，下山找地方吃饭睡觉去吧！

这是第一次躲敌情，虽然没见敌人却也是个胜利，还经受了寒冷饥饿的考验。

这样活动了几天也没见敌人踪影，可能敌人侦知我军采取了反扫荡措施，怕中埋伏，龟缩回去了，于是我们回归团部。

12月初，敌人再次向我十三团进攻。

一天，部队驻在平谷县北山边杨家岭一带。天刚拂晓，我们从梦中被枪声惊醒，敌人向我发起攻击了。赶紧起床，揉一揉眼睛顾不得洗脸就吃饭（这是战时第一件要事），急忙把演出用品驮上驴背就随部队转移。朝着西北方向，爬山越岭，整整走了将近一天，到太阳偏西的时候，不见后面敌人。部队停下来，忙着吃饭休息，而偏巧又遇上这个村子的井有36丈深，部队要轮流提水做饭，当我们把饭刚刚做好时，村头又响起了枪声。原来敌人从后面又赶上了。饭来不及吃，赶忙用毛巾包上，又开始转移，我们在前面跑，敌人在后面追。太阳也随着下坠，黄昏、傍

晚，天大黑了。黑灯瞎火地也辨不清方向，大概仍是向西北方向前进，过一山又一山，涉一水又一水，走着走着忽然听到前面狗叫声，那时解放区没有狗，只有敌占区还有狗，同志们都觉得可能已经进入密云县一带敌占区了。狗叫十分讨厌，心情反而松了一点。为什么躲敌人还要进入敌占区呢？原来扫荡时敌人把兵力都集中到解放区去了，他的老窝反而空虚了，倒成了我们的“防空洞”。

脚不停步的走了大半夜，毛巾包的一点饭早吞光了。现在人是又冷，又饿，又困，真是感到人生最高的享受莫过于吃饭和睡觉了。大概这时敌人又被我们远远地抛在后面，在一个叫下水路的村子，部队首长命令休息。因为实在太疲劳，大家胡乱弄些吃的，便都倒下睡了。那时我们冀东部队几乎每天都要转移，休息时都是人不卸甲马不离鞍，和衣而卧，以便发生情况，拔腿就走。今天有敌人追击，当然更是如此，所不同的只是顷刻间便鼾声大作，没过一会儿，敌人又从后面赶来，真是欺人太甚。大家都又忙着爬起转移，有人破口大骂道：“他妈的！咱们今天就来个拉力赛吧！看谁能走得赢。”这次我们又一连跑了大半夜和一整天。常常是我们刚爬上一个山头，敌人已追到后面山头，中间隔着一条沟。冬天，草木落了叶，不再障目，在阳光照耀下，可以看到敌人刺刀的闪光。后卫部队隔沟射击一阵，把敌人压下，再继续前进。饿了吃把炒米，渴了从路旁检团积雪。就这样，到第二天夕阳压山时，敌人终于放弃了追击，我们胜利了。

两天一夜的反追击战，不知越过多少山，行了多少路，可不同于夜游天成寺了，两条腿走得像两条木棍，似乎失去了知觉，两只眼睛下陷成一双黑窝，等到躺在炕上时浑身疼痛，有几位同志还累得尿了血。对宣传队一群十几岁的青少年来说，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。

然而，更严峻的考验还在后面。